

同善社一類的東西，據我看來，也多是對於帝制的追慕之非意識的表現，因復辟絕望，只能於現世以外去求滿足，從天上去找出皇帝及其所附屬的不測的恩威來。我不是非宗教派，但對於這些君主制度的宗教儀式覺得不大喜歡，無論屬於那一教派：這不能應時改善些麼？不能由主僕隸屬而變為情人似的關係的麼？或者說，宗教的要求第一是卑下。這自然是的，但我想情人間卑下有時豈不也很充分，而且還比君臣更天然更澈底。是的，男女間的專制恐怕甚於暴君，但這是兩相情願的，故沒齒無怨；人如有喜歡專制的本能，那麼很可以在這方面去消納，減少社會上帝制的空氣，不亦善哉。

附記，末後所云專制，只是說 Seditious 與 Mazochistic 之傾向而已。合併聲明。六月一日。

蘇曼殊及其友人

柳無忌

(一) 曼殊的外國朋友

莊湘——雪鴻

喬悉磨——波羅罕
水野氏——佛萊蔗

曼殊外國師友之可考見者，有上列諸人。此中認識曼殊最早的，要算他的歐文先生羅弼莊湘，和莊湘的女兒雪鴻了。雪鴻又名碧迦，見絳紗記。莊湘父女是西班牙都城瑪德利人，在飛錫潮音跋中，他講：『嘗從西班牙莊湘處士，治歐洲詞學；莊公欲以第五女公子雪鴻妻之。閩黎垂淚曰：「我證法身久，辱命奈何？」莊公爲整資裝，遂之扶南，隨喬悉磨長老究心梵章二年。』這裏莊湘是曼殊歐洲詞學之師，并有以雪鴻嫁曼殊之意。斷鴻零雁記中，有：『乃卽日午後易舟赴香江（香江卽香港），翌晨，余理裝登岸，卽向羅弼牧師之家而去。牧師隸西班牙國，先是數年，携伉儷及女公子至此，構廬于太平山；家居不恆外出，第以收羅粵中古器及奇花異草爲事。余特慕其人，清幽絕俗，實景教中錚錚之士，非包藏禍心，思墟人國者；遂從之治歐文二載，故與余雅

有情懷也。『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莊湘爲人，及其在香港的業務。絳紗記中有：『……乃同余訪莊湘博士，博士年已七十六，蓋博學多情，安命觀化之人也。』稱莊湘爲博學多情的，又見曼殊的答瑪德利馮湘處士書：『馮師壇次：星洲一別，於今三年，馬背郎當，致疏音問。萬里書來，知說法不勞，少病少惱，深以爲慰。燕子箋譯稿已畢，蒙惠題詞，雅健雄深，人間寧有博學多情如吾師者乎？』看了這四段記載，我們可知莊湘真有其人，他于曼殊交誼既深，影響亦極大，曼殊的歐洲文學，得到他的啓示更多；此所以曼殊要稱莊湘爲恩師了。

曼殊的燕子箋英文譯稿，未能在中國刊印，這是因爲雪鴻把來帶到歐洲去的緣故。在潮音跋上，有這樣記載：『又將燕子箋譯爲英吉利文，甫脫稿，雪鴻大家携之瑪德利，謀刊行於歐土。』斷鴻零雁記述雪鴻送別曼殊返日省母的一段，描寫着：『其女公子（其指莊湘牧師，其女公子應即羅弼雪鴻，）曳蔚藍文裾以出，頗有愁容，至余前，親持紫蘿蘭花及含羞草一束，英文書

籍數種見貽，余拜謝受之。』又在曼殊題拜輪集的一詩中，有下列的一篇小序：『西班牙雪鴻女詩人，過存病榻，親持玉照一幅，拜輪遺集一卷，曼陀羅花共含羞草一束見貽，且殷殷勸以歸計。嗟夫！予早歲披髮，學道無成，思維身世，有難言之痛。爰扶病書二十八字于拜輪卷首，此意雪鴻大家心知之耳！』在此詩序中贈含羞草及拜倫詩集，與斷鴻零雁記的一段相對，雖則斷鴻上的年月大半是不可確信（因雪鴻過存病榻，據柳亞子蘇曼殊詩年月考證應在一九零九年曼殊赴星加坡時）；而「予早歲披髮，學道無成」，至「此意惟雪鴻大家知之耳」一節，則又與潮音跋莊湘欲以雪鴻妻曼殊，曼殊因已證法身而辭謝的幾句，隱隱似有蛛絲馬跡可尋。此外在斷鴻零雁十九章中，曼殊復叙因接得羅弼氏的褪紅小簡，致引起靜子的醋意，有：『然則彼人殆絕代麗姝？三郎固豈能忘懷者？……嗟乎三郎！爾意究安屬？心向麗人則亦已耳，寧遂忍然弗爲二老（指曼殊之母河合氏，及曼殊姨母）計耶？』言外之音，我們不難想得曼

殊與雪鴻的關係，或竟超過純粹的友誼以上。柳亞子考證絳紗記上的碧伽女士，他講：『本書的碧伽，我疑心就是雪鴻；碧伽或者是別號，也許是曼殊送給他的，和賈寶玉替林妹妹題別號一樣。燕子龕殘稿曼殊與某君書：「碧伽君相見否？久不寄箋，懼增伊鬱耳。」可見碧伽確有其人了。』我以為記中既稱碧伽為莊湘博士之女，碧伽應為雪鴻無疑。而記中碧伽所語，有：『吾父居香港四十九年，吾生於香港，亦諳華語，與斷鴻零雁記上載莊湘寓香江，亦大致相似。』

鄭桐蓀曾疑雪鴻為中國人而非西洋人，乃為曼殊移花接木，另有所指。我意不如認雪鴻確有其人，并是曼殊外國女友中關係最深切的一個，較為直接了當。況且西班牙莊湘及其女雪鴻的名字，亦見於曼殊遺詩及信札中，似不能疑其祇是在小說上所假托的。

在暹羅教曼殊梵文的，是喬悉磨長老，又稱鞠罕磨，大概是個印度人。在潮音跋上有這兩句：『……遂之扶南，隨喬悉磨長老究心梵章二年。』扶南即是暹

羅。曼殊梵文典自序上，前面有：『繼遊暹羅，逢鞠罕磨長老』，末後又有：『長老意思深遠，殷殷以梵學相勉。衲拜受長老之旨，於今三年。……今衲敬成鞠罕磨長老之志，而作此書。』喬悉磨與鞠罕磨是譯音的不同，定是一人。住暹羅時曼殊從他學梵文，又因他的勉勵成梵文典一書：曼殊的精通梵文，可說是喬悉磨長老一人的栽培所成。

波邏罕學士也是印度人，又稱鉢邏罕。他與曼殊的關係，可在曼殊畫跋上找出。有兩段是如此：『丙午贈別鉢邏罕歸印度。』；『波邏罕居士西歸梵土，因作「江干蕭寺圖」一幅贈別。』

另外一處曼殊畫跋上，有：『丙午初秋，須磨海岸送水野氏南歸。』此水野氏不像中國人，但他與曼殊的交誼如何？國籍何處？沒有別的材料可考證出。

參訂拜倫年表的，係英吉利詩人佛子，見飛錫潮音跋。另外在燕子龕隨筆中，曼殊有這一節：『曩者，英吉利蓮花女士，以師梨詩選贈英領事佛萊蔗於海上，佛子

持貺蔡八，蔡八遂贈於余。」這樣佛子是詩人又兼領事，他原姓佛萊蕉，在上海做過領事，曼殊簡稱他爲佛子。又在曼殊編印的潮音上，有敘名 W. J. B. Fletcher 所做的英文潮音序一文，題曼殊畫冊一詩。此 Fletcher 氏我們本疑爲卽曼殊潮音自叙上所講的「白零大學教授法蘭居士」；一則 Fletcher 與法蘭音頗相近，再則此 Fletcher 序又適在曼殊序前。但現在新的發現，則以爲 Fletcher 氏並非法蘭居士，而却就是此英領事佛萊蕉，——法蘭居士或僅是一個偶與曼殊在金陵相遇，而並非十分深切的友人。我們所以致誤，就是因爲 Fletcher 音與「法蘭」適相似的緣故。何以疑 Fletcher 氏爲就是佛萊蕉呢？我們知道潮音中拜輪年表是佛氏訂的。佛氏既訂年表，又爲潮音作序，把題畫冊的詩登上，似乎都很近情。也可以講，他是助曼殊編印潮音的一人。但或者可疑心爲 Fletcher 就是佛萊蕉，也就是法蘭居士，這祇是曼殊譯音時的不同，把一人譯作互異的中國字而已。可是一段很好的證據能證實此種猜想之不確。介紹佛萊蕉于曼殊的蔡

哲夫曾在其所題的一段畫跋內講過：「已酉秋八月既望，曼殊上人過滬，出是冊委守夫婦爲之題識，詰朝，佛子葉蕉過我，讀之折服難極，遂題長句焉。曼殊因以是幀把似佛子，并命守識之。八月二十四也。」這是佛子從哲夫處看見曼殊的畫，由哲夫的介紹而佛子曼殊相來往。觀此，我們非但可以證明 Fletcher 確是英領事佛萊蕉，而且並可以斷定 Fletcher 並非法蘭居士。在講「去秋白零大學教授法蘭居士遊秣陵……」的這篇曼殊潮音自序，（也就是拜論詩選自序，考證見我做的蘇曼殊作品提要中拜輪詩選一節內）應是一九零六年，那末去秋應是一九零五年秋。在這年秋曼殊已經認識法蘭氏了。但是曼殊諦交蔡哲夫已在一九零九年已酉；（見我做的蘇曼殊年譜內）因此曼殊認識由蔡哲夫介紹的佛氏當亦在此年。倘使我們承認此段中所講的佛子題曼殊畫的一首英文長詩，就是刊在潮音上 Fletcher 題曼殊畫冊的一首英文長詩，而 Fletcher 就是佛子，那末曼殊識 Fletcher 氏應在一九零九年。曼殊在早年已認識了法蘭居士，

且在識哲夫之前，當然此時不會再要哲夫介紹，重行認識法蘭的了。所以Fletcher不是法蘭也很顯而易見的了。（此事似乎不難考查出，祇要問，在那時上海的英領事的姓名是不是W.J.B.Fletcher，他在做領事前曾到過柏林大學Berlin Universitt 教過書否？——原文的白零大學或是柏林大學；我也曾猜想過白零或者就是秣陵的諧音，而白零大學就是金陵大學，曼殊遇法蘭居士也適在南京。不過原文中有一個「遊」字，却與此矛盾；所以還是以白零大學作柏林大學近情一點，雖則亦自然同樣的不能確定。）

依日本僧飛錫的潮音跋，他自稱為曼殊的遠親，兒時的伴侶，又是潮音的編印者。但我在此跋的考證中，會疑為曼殊所弄的玄虛，主張此文就是曼殊自己所做，而飛錫却是「無是公」，「烏有先生」。所以飛錫不能列入曼殊朋友之中，祇在此附帶聲明幾句就好了。（我們雖因飛錫的潮音跋，證明曼殊為日本血統，但是除了這血統外，此外一切曼殊完全是中國化。就他自己也承

認作中國人。根據了這個原則，所以此節中我所謂的外國友人，也就指曼殊朋友中之非中國人而言，順便在此處聲明。）

(12) 曼殊的女友

玉鸞——尹維峻

百助眉史——花雪南

在絳紗記考證上，柳亞子曾講：「書中還有一個玉鸞，不知是誰？燕子龕殘稿有為玉鸞女弟續扇詩一首：……大概也是曼殊的女朋友了。」絳紗記記的玉鸞是這樣：『玉鸞香山人，姓馬氏，居英倫究心曆理五稔：吾國治泰西文學，卓爾出羣者，顧鴻文（即辜鴻銘）先生而外，斯人而已。然而斯人身世，淒然感人。』後來曼鸞在獄中碰到了一個犯人，從這犯人——玉鸞的未婚夫——的談話中，我們又得到了一些玉鸞的故事：『吾妻（玉鸞）年僅十七，知大義，嘗割臂療父病。剛自英倫歸，哭諫曰：「是兒命也，何可背義？」其父母不聽。適吾行乞過其村，宿破廟中；吾妻將衣來，為吾易

之，勸余改過自新，且贈余以金。」像這樣一個孝義多才的女子，據曇鸞在絳紗記末後所講，却已削髮爲尼，飄然不知所至了。這些是小說中的事實，確否我們不得而知。不過玉鸞名字既在曼殊的詩中提起，這日暮獨立在瀟湘浦的佳人，我們應認爲曼殊女友的一個了。

陳佩忍的「曼殊西湖墓地圖」上，在附近曼殊墓塔傍邊，他寫着：「尹維峻女士墓，曼殊之女友。」據柳亞子信上講：「尹維峻的事我實在不清楚。我所髣髴知道的，他是浙江紹興嵗縣人，他的姊姊叫尹銳志，是光復時與浙江烈士楊旭東同在上海造炸藥的，楊失慎死，銳志亦受傷；這在南社文選卷五王葆楨的楊旭東傳贊上講過。尹維峻與其姊齊名，大概也是一位很激昂的實行家。她和曼殊，不見得有十分交情，即使有交情，也決不會「超過純粹的友誼以上的」。且看佩忍的還信如何吧。」此還信現尙未來，故未能詳記。

在可根據考證的曼殊著作中，百助眉史和曼殊的關係最密切。現在我們還可看見曼殊爲他手續的像，題名

「靜女調箏圖」的就是。此畫曼殊印成明信片，分送友人，除蔡哲天在天荒雜誌曾爲精印出外，包天笑處亦有一頁，是曼殊加上題辭送給他的。小說大觀第五集及半月雜誌三卷十六號上都有此畫的翻印，題辭亦搜入燕子龕殘稿的雜文中。百助眉史是個日本的妓女，在海上蜃樓中包天笑稱爲東方之美人，妙婉無倫。她也就是曼殊詩中的調箏人，有疑爲靜女的，非是。眉史是妓女的代名詞，燕子龕殘稿中刊作女史，則又差誤了。除了題的一首詩——末二句原稿爲「我已袈裟全溼透，那堪重聽割雞箏！」——已收入曼殊的本事詩中，此外曼殊贈百助眉史（即調箏人）的，有爲調箏人繪像兩首，調箏人將行屬續金粉江山圖贈二絕兩首，與寄調箏人三首。在曼殊剩下的寥寥幾首遺詩中，百助眉史差不多占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。熊潤桐在他的蘇曼殊及其燕子龕遺詩中，曾有特別提出的一「曼殊與調箏人」一節。他把曼殊之於調箏人，比拜倫之於雅典女郎。因爲拜倫的留別雅典女郎，和曼殊的贈與調箏人詩，都是一往深情，幽艷

入骨，爲抒情詩之傑作。現在我錄下曼殊寄調箏人中的一首，以見一斑：『禪心一任娥眉妬，佛說原來怨是親。雨笠烟蓑歸去也，與人無愛亦無嗔！』

曼殊與花雪南的一段因緣，見鄭桐蓀信中。他講：

『曼殊』好吃花酒，而却與他所做的僧人，名花雪南，極少交譚。蓋彼之所好，不過一場熱鬧而已，不在花亦不在酒也。『桐蓀曾抄錄出曼殊的何處一詩，並和一律，中四句爲：『詩成百絕情難寫，雪冷三冬恨夢賒，（泛指花雪南）漫去深山盟落葉，應憐空谷老名花。』

指花雪南』柳亞子亦講：『花雪南我知道的，民元吃花酒，我們常常在一處。曼殊常叫的僧人是花雪南，楚僧叫楊蘭春，我則常叫張娟娟，就是燕千龜隨筆內所提起的張娟娟。』另據天笑的海上蜃樓，則花雪南爲廣東人，與曼殊孰悉；不過叫他的不是曼殊，而曼殊叫的却名飄渺樓。關於曼殊對妓女態度，有馬仲殊記陳佩忍所談的曼殊軼事中一段，可附寫在此。『曼殊得錢，必邀人作青樓之遊，爲瓊花之宴。至則對其所召之妓，瞪目凝視，曾無一言。食時，則又合十頂禮，毫不顧其座後

尚有十七八妙齡女。人多爲其不歡而散，越數日，復得錢，又問人以前稚妓之名，意蓋有戀戀者。人爲引之其處，而曼殊仍如前此之態，終於不言而回。亞子謂其姪女盈前，弗一破其禪定，而曼殊殆一傷心人別有懷抱者？』不過柳亞子以爲此段佚事不大靠得住，他講：『曼殊吃花酒，不會胡調，不會敷衍，是有的。講他在食時合十頂禮，那是絕對不會有的事情』雪鴻女士一段應放入此節內，惟爲敘述時便利緣故，先在曼殊與外國朋友的一節中提出，此處不再重述了。

（13）曼殊的僧友

法忍——曇諦

斷鴻零雁記內有個曼殊同伴的比丘，名法忍，曼殊又稱他爲湘僧。據記中湘僧自言的情場奇遇——有隣女以蠻箋繫蜻蜒身上，使飛入窗內傳達情素——與曼殊在隨筆中所講的：『乃憶十四歲時，奉母村居，隔鄰有

女郎手書丹霞詩箋，以紅線繫蜻蜒背上，使徐徐飛入余窗，意似憐其踳踳也者。」一事相同。因此或疑法忍並無其人，僅曼殊化身而已。可是在曼殊的詩集中，他有簡法忍，與南樓寺懷法忍葉葉的二首五絕。詩題不比小說，大概可靠。這樣法忍也定有其人，而且是曼殊的僧友。倘使要解釋上面兩段的矛盾，而是相信隨筆的話；即末我們亦可認法忍是曼殊的朋友，不過在斷鴻零雁記中，曼殊却用了移花接木的方法，把這件他自己幼年的經歷，當作法忍的情史，以爲點綴。

『曇諦法師別見碎簪記，和法忍禪師都是曼殊西湖的游侶。』見柳亞子所做蘇曼殊絳紗記之考證。

答芸深先生

芸深先生：

來信對於曼殊深致不滿，我亦有同意處，唯慮於青年有壞影響，則未必然。曼殊是一個很有天分的人，看他的絕句與小品文可以知道，又生就一副浪漫的性情，

頗足以代表革命前後的文藝界的風氣；但是他的思想，我要說一句不敬的話，實在不大高明，總之還逃不出舊道德的樊籬，——這在詩人或者是難免的？即如白采君的絕俗樓我輩語中也常見到舊時代的舊話。我不相信文學有什麼階級可分，但文學裏的思想確可以分出屬於某一階級某一時代的，如封建時代或有產階級之類，中國現今的道德觀念多半以私產制度爲標準，所以世俗對於親子男女間的思想也純粹建立在這上面。我不相信詩人應當是「先知」，擎著十字架在荒野上大叫，但有健全的思想的詩人總更使我喜歡，郭沫若先生在若干年前所說「詩人須通曉人類學」（大意如此）這一句話，我至今還是覺得很對；法國都德（A. Daudet）關於兩性問題說過愚話，我就有點不敬，覺得他真是有產階級的人，無論他實在有沒有產，雖然他的短篇還是可以愛讀，正如說謊的廚子所做的包子之無碍其爲吃好也。曼殊思想平常，或者有點像舊日讀書人，（仿佛是胡適之博士，也曾在新青年通信上痛罵過絳紗記，）他的詩文平心說來的確還寫得不錯，或者可以說比一般名士遺老還要好